

中国诗史

(上)

陆侃如
馮沅君著

自序

一九五四年夏，作家出版社和我們聯系，打算重印中國詩史。當時議定，中代與近代部分用一九三一年大江書舖初版的原文，古代部分用一九三七年的改稿，這改稿是因抗日戰爭爆發而中止印行的。到一九五五年春，全書校樣寄來給我們看，我們感到有必要向讀者說明幾句。

在重印的幾個月中，新中國的學術界裏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爲了在學術研究上特別在文藝工作上肅清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毒害，並且樹立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這個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這運動中，像我們這樣曾經被胡適反動思想所侵蝕過的人，的確受到一次不亞於三反運動的極其深刻的教育。現在運動尚未結束，但我們已經感到在認識上獲得了初步的提高。在重讀詩史校樣的時候，就更感到應該作些必要的修改。

這書初稿是在一九二五——三〇年間寫成的。那時我們一方面受了五四運動右翼的「整理國故」的影響，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瀏覽了一些一九二七年以後翻譯出版的左翼文藝理論書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亂的。在講到詩歌的萌芽和現代的詩歌時，我們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與波格達諾夫的錯誤理論。在全書六十萬字中，有不少煩瑣的考證，形式主義的批評，主觀主義的論

斷，因而抹煞了作品的社會意義。胡適在白話文學史裏的謬論，我們不止一次地移植了過來。後來在改寫古代部分時，又採用了一些所謂『漢學家』如瑞典的高本漢、德國的康拉第、法國的馬伯樂之流的不正確的話。現在如果原封不動地重印出來，那簡直是犯罪。

不過目前進行修改，也有許多事實上的困難。主要由於我們自己水平的限制，而且教學之餘也擠不出足夠的寫作時間，所以還不能在短期內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把全書從頭徹底改寫。同時爲了校樣的關係，也不能隨心所欲地愛怎麼改就怎麼改。在現在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做到的只是大量刪削，把現在我們能發現的比較嚴重的錯誤地方盡量去掉。去掉之後，要馬上把比較正確的話補進去，可就不那麼簡單了。我們覺得，即使不能補足，若能縮小錯誤的範圍，也可減輕我們良心上的責難。我們所担心的是，恐怕還有不少該刪而未刪乾淨的，這就希望讀者多提意見了。

我們熱烈歡迎一切批評，或者寫成文章發表，或者寫信給我們（由作家出版社轉）。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够全部另寫新稿，到那時這舊稿的重印可以停止了。

陸侃如

馮沅君

一九五五年四月，於青島。

總目

自序

卷一 古代詩史

篇一 詩歌的起源

篇二 詩經

篇三 楚辭

篇四 樂府

卷二 中代詩史

篇一 三國詩

篇二 六朝詩

篇三 初盛唐詩

篇四 中晚唐詩

卷三 近代詩史

五三

篇一 唐五代詞

五七

篇二 北宋詞

六三

篇三 南宋詞

六七

篇四 散曲及其他

七五

卷一
一
古代詩史

古代詩史詳目

篇一 詩歌的起源……………五

篇二 詩經……………九

章一 導論……………九

章二 三頌……………二三

章三 二雅……………三五

章四 十一國風……………五三

章五 二南……………八〇

篇三 楚辭……………八七

章一 導論……………八七

章二 楚辭的起源……………九三

章三 屈平……………一二〇

章四 宋玉 一三三

章五 附論古逸 一四四

篇四 樂府 一五七

章一 導論 一五七

章二 郊廟歌及其他 一六九

章三 鼓吹曲及其他 一七〇

章四 相和歌及其他 一八〇

章五 附論南北朝樂府 二二五

篇一 詩歌的起源

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也有燦爛的文化。就詩歌方面講，第一部偉大的作品，當推詩經。詩經的年代雖不能十分確定，但大體上說，其中包含的詩歌距離現在總在三千年左右了。可是中國詩歌的起源，還遠在詩經之前。詩經既然是一部周代的詩選，所以我們就把周代以前（公元前一〇六六年以前）的時期算作詩歌的起源時期。

詩經以前的古詩歌，大都收集在楊慎的風雅逸篇，馮惟訥的風雅廣逸及詩紀前集十卷古逸裏。其中有神農時的蜡辭（見禮記郊特牲），有黃帝時的彈歌（見吳越春秋），有焱氏頌（見莊子天運），遊海詩（見王嘉拾遺記），有少昊時的皇娥歌（同上），白帝子歌（同上），有唐堯時的擊壤歌（見論衡藝增），康衢謠（見列子仲尼），有虞舜時的卿雲歌（見尚書大傳），南風歌（見家語辯樂解），虞帝歌（見尚書），有夏代的塗山歌（見吳越春秋），五子歌（見尚書），夏人歌（見韓詩外傳），有商代的盤銘（見禮記大學），桑林禱辭（見荀子大略），商銘（見國語）等等。這些作品，有的可能是真的，但在後人追記的時候不免有些改動，有的可能就是後人僞託的。它們既然真僞難分，我們也就無所依傍了。

在這裏，考古學上的發現與發掘，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歷代出現的青銅器，上邊的銘文是可貴的史料。不過殷文存裏所收七百多件中不免難有別的朝代的器物，所以卜辭的發現就顯得更重要了。在一八九八—九九年間，河南安陽西北五里的小屯地方，有農民在耕地時無意中挖掘到一些龜甲獸骨。起初被古董商人運往北京，轉輾到了王懿榮，劉鶚，羅振玉等人手裏；後來經過孫詒讓，王國維和其他學者們的研究，知道這是盤庚至紂王時（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紀）的遺物，上邊刻的是貞卜的文辭。漸漸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進行了科學的發掘，出土者多達六萬多片。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根據卜辭來推測一下盤庚到周初的情形。

我們先談一談殷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當時畜牧是相當發達的，觀用牲之數多至一百以上可知。後世所有家畜的種類，這時差不多已全備了。同時，農業也很進步，農作物的種類頗多。農耕用的器具一般是木製的耒耜，其他用具已經有銅器，但還沒有鐵器。手工業的種類不少，而且分類很細。商業也已經存在。在這樣物質生活的基礎上，產生了音樂和舞蹈。『舞』字作『𠂔』，王襄在簠室殷虛徵文考釋裏解釋道：『象兩人執犛牛尾而舞之形，爲舞之初字。』呂氏春秋叙古代的樂舞，曾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摯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古樂篇）。北美洲印第安人也有一種『野牛舞』。本來勞動必先於遊戲，原始舞蹈只是生產行爲之意識的模仿而已。這些舞蹈大都有具體的目的，殷人的舞蹈大都用於祈雨。『樂』字作『𦵏』，羅振玉在殷虛書契考釋（卷中）裏說：『從絲在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調弦之器。』這已不是原始的簡陋的樂器了。卜辭中講到的樂器，

還有鼓，磬，言，鞀，鼗等，殷人的石磬現在還存在。由此可見當時的音樂和舞蹈是相當興盛的。

現在我們可以研究當時的詩歌了。詩歌在發達的最初的階段，是和音樂與舞蹈密切結合着的。在卜辭中既然看到音樂與舞蹈的盛況，就可知道那時必然有不少的詩歌。但是因爲沒有立刻用文字記錄下來，所以我們就不容易研究了。在卜辭中間，有一段很像是當時的歌曲：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這幾句載在郭沫若的卜辭通纂裏（第三七五片）。體裁很近於漢樂府的江南：『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上邊引的『其』字表示疑問，到詩經裏還有『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句子。這首簡單而樸素的古歌，恐怕是我們詩史上年代最早而又最可靠的作品了。

在殷商金文中，沒有協韻的。周代却有不少，見於王國維的兩周金石文韻讀與郭沫若的金文韻讀補遺中。其中年代較早，可以算是詩經中雅頌的先驅的，有武王時的大豐殷銘。這篇有各種釋文，今採用一種：

乙亥，王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殷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上帝。
文王監在上，丕顯王則相，丕肆王則唐，丕克三殷王祀。丁丑，王饗大房，王降亡得爵復饋。惟朕有慶，敏揚王休于膺享。

此外，還有成王時的矢令盤銘，昭王時的宗周鐘銘等等，內容不外祭祀與戰爭，形式方面則四言與雜

言各半。這類作品大都不甚高明，成功的傑作却有待於詩經。

篇一 詩經

章一 導論

在研究詩經以前，我們先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詩經的來源，一是詩經的分類。

先論詩經的來源。

要明瞭詩經的來源，須先辨明采詩與刪詩兩種傳說。采詩之說始於漢代。一見於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再見於漢書：

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卷三十藝文志。）

三見於何休注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句）：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這些傳說大約來自國語（周語上）所載邵公的話：『爲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謦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然而采詩說究有幾分可信，則頗成問題。

崔述在讀風偶識（卷二通論十三國風）裏說：

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大史所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良可慨也！

他說采詩出於後人的『臆度』，是很對的。這種臆度顯然是從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上推想出來的，以爲漢既如此，周亦當如此。却不知道這種臆度在春秋和左傳裏都找不出一點根據。

大師采詩固然是臆度，然而漢人對於今本詩經却又認爲非大師之舊，是經孔子刪過的。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說：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關於這一點，擁護與反對者甚多。其實刪詩與采詩同樣的無稽，今引方玉潤的話於後：

夫子反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刪詩，當在此時。乃何以前此言詩，皆曰『三百』，不聞有三千說耶？此蓋史遷誤讀『正樂』爲刪詩云耳。夫曰『正樂』，必雅頌各有其所在，不幸歲久年湮，殘缺失次，夫子從而正之，俾復舊觀，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刪於其際也。奈何後人不察，相沿以至於今，莫不以『正樂』爲刪詩，何不卽論諸文而一細讀之也！（詩經原始卷首下詩旨。）

崔述也說：

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讀風偶識卷三鄭風。）

孔子在古籍中最喜言詩，見於論語者有十八次之多，故刪詩的傳說易於發生。司馬遷或者根據這種傳說，或者誤會了論語『正樂』的意義，都不足憑信。

以上辨明采詩刪詩二說之無稽，其次要推論詩經真正的來源。先引崔述的話：

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卽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讀風偶識卷二，通論十三國風。）

這是很近情理的推測。上文曾說，漢人采詩之說大約來自國語的『公卿至於列士獻詩』；采詩雖不可信，獻詩却是可能的。所謂『獻詩』，即崔述所說『文學之士錄而傳之』。這些錄而傳的詩，彙集起來便成詩經。

何休說：

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句注。）

這就是詩經所包含的作品。這些作品後來譜之管弦，成爲樂章。我們曾說刪詩之說來自論語所載孔子正樂之事，正樂便可證明男女所歌者業已入樂。顧頡剛在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古史辨第三冊下編頁六〇八—六五七）裏舉許多證據說明三百篇均入樂，徐中舒在爾風說（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裏也證明『詩經爲魯國工歌之底本』。從季札聘魯觀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及韓宣子『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的話看來，今本詩經傳自魯國是很可能的。

這部民間男女所歌，公卿列士所獻，而經魯國師工譜爲樂章的總集詩經，經秦火而至漢初，傳者有三家：魯之申培公，齊之轅固生，燕之韓太傅。後來又加上古文的毛詩，與今文的魯詩，齊詩，韓詩並傳。三家亡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過三家的遺說及字句的歧異，還可考見一部分。這是三百篇來源及流傳的概況。